

说石湖集的两组大型组诗

乔力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用众多七绝连缀而成一体的大型组诗,以范成大为标志,始得有根本性的转变与升华。他抛弃游戏笔墨因素而抒怀言志,寄托着自我的理想和期待,凸显出沉重的历史兴亡叹喟;并很大程度上拓展题材范围,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整体上提升了这种特殊文学体式的审美境界与文化品格。故后来作者每常循承此传统而下,并将之奉为经典性作品。

〔关键词〕大型组诗;北上使金之作;田园杂兴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7)06-0107-05

范成大诗歌的内容丰赡,笔触涉及多样多层面的社会自然生活;艺术风格则总体上趋向于清新逸丽、精雅婉淡的面貌,而在一生的不同创作时期却富有变化而甚见个性特色。这些大率如范成大歿后,杨万里应其子范莘所请托,为其生前编定的诗文集撰写的《序》中云者:“至于诗,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同时友人周必大《范公神道碑》也说他的“大篇短章,传播四方”(《平园续稿》卷二二),均可使人追想到范成大诗歌当日声名之隆盛。

本文限于旨趣与篇幅,不拟也不可能对之展开全面详尽的论析,故而只是注目在他北上使金之作和《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这两个大型组诗——这种选取七言绝句的短小体裁,以几十首乃至上百首的数量连缀起来,藉或松散或聚密的组合性质的艺术形式上,去连续不断地多方位全视场地描述、表现、反映某些社会现象与生活状态,尽管这种做法不是自范成大创始的。如此前中唐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继之有晚唐诗人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罗虬《比红儿诗》一百首,之后五代和凝又作《宫词百首》,可谓屡为发端。但是,只是到了范成大手里,才从根本上抛弃游戏笔墨的因素,转而以严肃投入的态度抒怀明志,于其间张扬着强烈浓重的士大夫文人的政治责任感,凸显出民族良知与历史兴亡的沉重沧桑喟叹,寄托了自我的理想和期待;并大大开拓其题材范围,丰富艺术表现力,提升了审美境界与文化品格。无怪乎自元末明初,便被普遍奉为经典性作品。至于承循此传统而下,如南宋遗民汪元量所作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书写其“亡国之苦,去国之戚”,便更是饱含着血泪,寓有无穷的悲咽伤痛的了。

以下即对这两组诗分别论析之。

先说前者。它虽然并无总的大标题,只是于《石湖居士诗集》中汇编为独立的一卷,即卷十二,共包含七十二首七言绝句,而且每首绝句皆自有小题目,互不从属。不过,这些全都是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全国时期所作,与一路行踪相对应,依次记述其间见闻,抒写有关的情怀感受,首尾完整,独成系统,无论由外在形貌抑或内在性质来衡量,皆确为典型的大型组诗。同时,范成大还有题名《揽辔录》的一卷日记,详叙沿途的风物民俗、山川古迹,以及金人的宫殿建筑、典章制度等,用散文体记事。两者参照比较之下,便知此文具载“实录”性质的史料价值与认识意义;而彼诗却是登览吟咏、事核辞雅,意在寄托情绪志趣,重心偏向到文学方面的审美取向。

此事据岳珂《桧史》及《宋史》本传载,先是孝宗后悔于“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故“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欲求收复河南宋陵寝之地,并改变跪拜受书的礼节。然“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却并不载有“受书事”,只是由孝宗口谕范成大,而向金主再当面别见奏疏提出这个宋廷的单方面的要求,“无故遣信使,近于求衅”,所以是相当危险的举动,出使者吉凶存亡难料。但范成大毅然出行,作好“不执则戮”的充分准备,且事先已经安排妥家事以善后,“为不还计,心甚安之”。高风峻骨,慷慨前往,又兼具智勇,终不辱使命,“竟得全节而归”。

在这北上纪行的大型组诗中,范成大身临目睹陆沉的故国旧土,首先感想到、也最是刻骨铭心的,当然要推光复中州河山的急切沉挚愿望了。如开端

第一篇《渡淮》仅说“昨夜南风浪如屋,果然双节下天来”,只用平实客观的叙述以为缘起,契领通体。但紧接下来的第二首《汴河》便云:

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

还京却要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蔚然。

诗句浅白,诗意显豁,毫无深隐委曲之笔法,而他仍要在题目下自注说:“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人云:本朝恢复驾回,即河须复开。”此篇竟然不避叠床架屋的繁赘之累,将意旨一再陈说表白,完全抛弃含蓄婉转的传统艺术规范,只知径直道去,却为何缘由?其实,诗人的热血与坚忍执著的期待早已溢满字里行间,只凭“真”便足可动人情性,自具一番境界,过分的雕琢讲求技法反倒显得多余,似乎有“蛇足”之嫌。另外如《宣德楼》、《龙津桥》等篇亦供参看。

然而,尤为感人并极具艺术特色的当是《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诗题下自注:“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先此前以北宋人而南渡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云:“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旧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可知这是汴梁的核心地带,或被视作旧京的一种标志与象征性符号,以致后来佚名的《如梦录》当误传它“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称扬说“最宜月夜,汴梁八景之一,所谓州桥明月也”。范成大于沦陷四十余年后,因南朝使臣的身份重踏故国,却完全撇开质实叙事和直抒胸怀的手法,而别藉悬想虚拟的细节,最真切深刻地表达出中原遗民,其实也包括有他自己盼望宋军北伐、驱逐异族入侵者的殷殷期望。“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所塑造的这幕激励人心的场景也便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中。另,乾道五年(1169)曾出使全国的楼钥《北行日记》云:“都人列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宣和官员也!’”乾道九年(1173)亦曾出使金朝的韩元吉《望灵寿致拜祖茔》云:“白马岗前眼渐开,黄龙府外首空回。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分别作为史料和文学的作品,皆可同《州桥》互映比照,去感知那份故国遗老的心声。

属于第二种类的,主要为描摹述记沿途闻见的北国山川风物、人情民俗等内容,它们在这组大型纪行诗里,占有很大分量。如《相国寺》云:“倾檐缺吻护奎文,金碧浮图暗古尘。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题下自注:“寺榜犹祐陵御书。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大相国寺向推汴京最著名的

胜迹之一,但今已被金人据有,多历岁年,而“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揽辔录》),故浏览其破败凋落的现状和满眼的胡人胡物,范成大自是生出无穷的兴亡盛衰的喟叹。这与《市街》:“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及《金水河》、《旧滑州》、《东坡祠堂》、《出塞路》等篇的因今怀昔,同样寓寄着深沉悲凉民族伤痛与历史情愫。

又如《西瓜园》:“形模漫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苜蓿夸。”《良乡》:“紫烂山梨红皱枣,总输易栗十分甜。”《固城》:“柳巷凉罐汲泉遥,味苦仍咸似海潮。”之叙写北地的丰富特产和特色水土,以语言文字而求直接诉诸视觉、感觉,使形、味皆可见可知,真切朴实而徐徐道来,似乎毫不着力便教人留下异乡的鲜明印象。至于《清远店》却是就范成大的亲历亲见表现出一个严酷重大的现实问题,绝不仅是个别民俗现象所能了结的了。题下有自注:“定兴县中客邸前,有婢两颊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虽杀之不禁。”诗云:

女僮流汗逐毡耕,云在淮乡有父兄。

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此事件直接说明着民族压迫残害的严重性,通过被俘获或滞留金土的汉族“女僮”的悲惨遭遇,具现了家国覆亡,陷落异族统治者铁蹄下的可怕。尽管全诗只作纯客观的描述,并没有主观性的评议与情感发泄语,但将直作曲,只是借助人物场面的展示已尽显出诗人的愤慨和同情,虽无言而一切深意却俱现无遗。

第三种类是关于咏史怀古方面的,皆系范成大北行途中所历见的前朝故迹旧址所感发生成,其数量在此大型组诗里亦颇有多见,差可与第二种类诗并列。如他路经商丘(北宋朝的南京)时因唐“安史之乱”古迹而写的两首诗,《雷万春墓》云:“欲知忠信行蛮貊,过墓胡儿下马行。”《双庙》云:“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再阑入西晋南渡“陆沉”典故,抚今追昔,直指向靖康亡国事,实在蕴涵有无限的伤痛憾恨,那现实意义与情感是一脉连通着第一种类诗的。又如《呼沱河》,题下自注:“即(汉)光武渡水处,在真定南五里。”末云:“如今烂被胡羶浣,不似沧浪可濯缨。”亦流露出很深沉的叹慨,那内涵意蕴与前诗并无二致。

又如漳河上有曹操所筑讲武城,城外为曹操疑冢,遂赋诗二首,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同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七十二冢》)再经过邯郸县南赵故城,特制《蔺相如墓》诗,末云:“兹行璧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指

斥、讥刺奸雄，褒扬、追慕忠良，是非之态鲜明。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总是以大义大局为准则，这与范成大自己毅然使金、不避艰险危难的做法正相一致。再如《邯郸道》云：“薄晚霜侵使者车，邯郸阪峻且徐驱。因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题下自注：“即昔人作黄粱梦处。”在风霜飘落的漫长古道上，重新印证着唐人编撰的奇妙故事，遂正面吐露心声，表明了范成大眷念故土、不慕功名富贵的高洁品格。正是由于这种豁达淡泊，他也就理解了张良的胸襟胆识，故《留侯庙》云：“功成轻举信良谋，心与鸱夷共一舟。”所以，范成大后来曾五次上书朝廷请求解职，执意辞官不做，终得归隐故乡苏州，退居石湖以诗酒逍遥度日达十年之久的举止，便是顺理成章，合乎其自然本性的了。

二

淳熙十年(1183)，范成大以病得放归故里，时已五十八岁。十五年(1188)，虽又起知福州，但他力辞未就。至绍熙三年(1192)，起知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不得已勉赴之，然仅逾月便归。次年九月病卒。所以，范成大生命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说是在隐居乡里的生涯中度过的，而这也正为他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期。其中最突出的，当非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莫属。它与前述的北行使金纪事诗七十二首并称为范成大的代表作，集中标志了他的最大文学成就，显示出其艺术上所能臻达的高度。

然而，所不同的是，前者体现着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民族情绪，俯察古今而视野广阔，无穷的苍凉悲慨之致却用笔径直朴实，造语率真。翁方纲曾评论范成大诗说，“虽祇平浅，尚有近雅之处”，但缺憾是“神不远”(《石洲诗话》卷四)，对于这组使金纪行诗尤为恰切。后者则风格更加圆熟清新，注目在乡村自然景物风光与农家的日常生活劳动，情融于景且一般不作袒露迸发语，但每每透出清和隽朗意味，使人神往而咏吟体味不置。顾世名《题吴僧闲白云注范石湖〈田园杂兴〉诗》称道：“一卷田园杂兴诗，世人传诵已多时。”(《永乐大典》卷九百“诗”字引《梅山集》)故向来被推许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类型的集大成者与经典性作品，范成大也因此被视作“田园诗人”而名世。

《四时田园杂兴》诗前“引”云：“淳熙丙午(十三年，1186)，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可知系一年之内所作。又，这组诗原包括《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小组《田园杂兴》，每

个小组各十二首。不过，也只是说明了写作季节和诗歌表现时间的区别而已，并无其他分类上的深层含意，故历来论者仍将之视作浑然整体。认为它把以往的悯农诗与一部分的隐逸诗两大传统予以改造拓展，又有机融合统一到新的田园诗中；并且放弃较为朴拙凝重的古体样式，而别取清流畅、兼具明快灵动和声韵之美的近体七绝体裁。诚可谓扩张境界，进一层丰富艺术表现力，使内涵意蕴更得深化，给田园诗注入蓬勃的生命活力，从而再构创起一个新传统，真是超过古昔，后来居上。

要之，《四时田园杂兴》以基本上平视切近而全方位的角度，直面描绘出一幅宋代江南农村的真实长卷，绚丽多姿，生动亲切。具体看来，大略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题材内容：

第一是表现田家村民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如《春日田园杂兴》里的“桑下春蔬绿满畦，菰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晚春田园杂兴》之“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秋日田园杂兴》则有“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以及《冬日田园杂兴》之“松节然膏当烛笼，凝烟如墨暗房栊。晚来拭净南窗纸，便觉斜阳一倍红。”等等，不胜枚举。你看，他们种菜养蚕、耕地自足，并充分享受着收获时节的喜悦和冬晚的悠闲宁馨。且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辛勤农事，不曾懈怠：“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但农家的日子是很艰难的，有时一年终岁辛苦下来，也只是如诗中所写的那样：“租船满载侯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覈饱儿郎。”但能得“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熟稻天”，便被“田家唤作小丰年”了。

次者系指斥租税的苛重和揭露官府公差对于农民的盘剥压榨，已成为其贫困灾祸的最主要根源。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垂成穠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更加精警的是这首：

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

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

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时无地都反复出现着同类的场面。而范成大则典型集中地将之刻书到诗歌里，给历史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证。其实，他的诗集中也多有此等作品，如《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骤至霆奔龙挂可骇》、《劳畚耜》、《催租行》、《后催租行》、《冬春行》皆可参照。都是关心民瘼，深切领会

到他们的痛苦,愤慨于官吏们的残暴横蛮。而无论任京官外仕时候抑或退居乡里,这种认识与感情均能一以贯之,所以,在表现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范成大会更胜于前人。

又次者为描绘江南农村水乡的风景习俗,观察细致、色调明爽,处处充溢着清新高朗的气息与来自泥土的浓郁芳香。虽然仅写景而不及情,但情实已满盈景间而尽由景出,所谓情景化融无痕;于一幅接一幅逼真鲜明的组合图画后面,则浸润了诗人愉悦欣慰的感受,活跃着他流连陶醉、不忍遽去的身影。如《春日》之“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秋日》之“杞菊垂珠滴露红,两蛩相应语莎丛。蚕丝尽尽黄葵叶,寂历高花侧晚风。”尤其是《夏日》中艳丽精美,犹似工笔彩画的这一首: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蝴蝶飞。

一年四季的景象风物,历历毕现眼前。但它们并非遁隐深山幽谷的纯粹自然,故笼罩着一层难以掩抑的冷寂空寥意味,仅只适宜高人逸士独自徘徊吟啸;而全然是紧密伴和了人间烟火气的身旁景物,平凡熟悉,随处随时展现在日常生活里。这些特征,范成大直承陶渊明而来,是为其田园诗有异于专门的文士隐逸诗传统所在之一端吧。

不过,更富于特色地域情趣、切人民间土风俗情的,还是一些偏重在叙写人事活动方面的诗,如:“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塞食花枝插满头,蓑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灵岩即虎丘。”“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它们分别载于《春日》与《冬日》两组“田园杂兴”里,前者描述了农村节日间盛大活动歌舞游乐的热烈场面和欢庆气氛,相映着繁花浓绿的自然美景,被形象地刻画下来,遂恒久勃发出青春活力,教人悠悠想望;后者就冬至贺拜的细节于贫富生活的悬殊中,着重彰显了吴地的民风淳朴与乡里情谊的厚重。又,《夏日田园杂兴》云:

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

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

全篇重在叙事,通过村民对匆匆“行客”的殷勤关照,表现出他们的热情与仁厚助人的品德,正同上一首共相映衬,从两个侧面显示出讲礼仪、重人情的乡土习俗。不过,此处还一并展现了较为沉寂闲静的田园岁月的特点,如果和前面的《晚春田园杂兴》“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窠,知有行商来买茶。”对读,便说明得更清楚些了。农家

耕织持守,自给自足,受这种生产方式制约,其生活也相对封闭静谧,很少与外人往来交际。故而“行”者,不管是偶尔路过的客人,抑或专程到来的茶商,都会引起警动骚扰。但短暂过后,又很快恢复了往日惯有的平静清寂,诗中以双双飞入的蝴蝶去反映人事的悠闲空寥,尤为妙笔佳思。

最后者是藉田园景色风情以刻画范成大自己乡居退隐时的日常生活,所以,它已与农民村夫的真实境况相去较远,而更多地体达流露出士大夫文人的情趣和审美意味。如“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瓶浮蜡正当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晚春田园杂兴》)当农事正繁时节,诗人却敏锐感触到细雨浸润的清新,关注着花绽果熟的美景中流溢的蓬勃生机,是啊,春光并不因飞红零落而凋逝了它的活力。在这里,除却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喜悦把玩之情韵外,还见出了他那份闲逸多暇、优游逍遥的岁月,自是与稼穡辛劳无多牵涉了。又如“菽粟瓶罍贮满家,天教将醉作生涯。不知新滴堪筇未?今岁重阳有菊花。”(《秋日田园杂兴》)酒自古即是文士们生理与心理不可或缺的,风流雅致的象征,故径言“将醉作生涯”,恰共《冬日田园杂兴》里“一年长飧瓮头清”之句互映。但是,此处又阑入陶渊明好酒的典故,直有踪迹追慕古人之意,也更突出“麀居何似山居乐”的归隐闲适旨趣。要之,这一类诗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数量甚寥寥,往往被忽略漠视;然而恰恰展现着范成大的本色精神,并且暗暗贯通了整个组诗,体现了他基本的认知角度和表现方式。

三

总上述者,范成大的两组大型组诗在内容与艺术上虽不乏承继,然亦颇富创拓新变,多有自我特色,这大略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首先,是对于题材内容的开拓和深化。原来的七言绝句局限在体式的短小及不大的容量上,但一旦将之组合为有机整体,就大大突破了上述制约。如北行使金纪事诗七十二首,依途程顺序次第道来,表现国家民族的政治军事等重要问题,兼纳古今,明志写怀,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个体人生际遇的范围;而《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则紧扣一年四季的时序流程,在特定的空间场面内展开,有些类似《诗·豳风·七月》,描述农民们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状态、习俗人情,以及乡村的自然物象风景,真切反映了其感情与希望,多方位、深层面、立体式地摹绘出江南田园水乡,美学价值与文化品位并显。

第二,是艺术表现的丰富多样。无论叙事写景,一般而言皆用白描笔墨,清朗平易、流丽晓畅而无繁

赘之累和深奥之弊。但有时阑入对比手法,如《宜春苑》云:“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言亲见旧宋的东御园只剩下“颓垣荒草而已”(《揽辔录》),悬想那份荒凉残芜更过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连昌宫,诗人满腔的伤悼追思、兴亡悲慨便显得缠绵不尽。或者以景、事映托而融入情,虽不直言情而能使情于景、事外自见。如《真定舞》云:“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老来未忍著婆舞,犹倚黄钟袞六么。”题下自注:“虜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范阳驿》云:“枕上惊回丹阙梦,屋头白塔满铃风。”通过北宋旧乐工不作番婆胡舞的事情和自己深夜梦惊金地白塔风铃的景象,真切深刻地写出北宋遗老与自己故国家乡的挚爱眷念之心。

第三,是善为议论,或冷峻、或洒脱,无不精警高远,遂引出无穷的思考品味,使言外多有余韵,篇终多有余意。如《安肃军》先说北宋立国初此地乃扼

守契丹南侵的“铜门”,而后“台家抵死争溱洧,满眼秋芜衬夕阳!”忽转过笔锋,讥刺朝中执政要员们只知固执己见、空争意气,却不图强国根本大计,或以溱洧御敌为可持,“今惟一城有人烟,溱洧皆涸矣”(题下自注)。顾思南宋偏安的形势又不及北宋,将何所底止呢?忧虑焦思、喟叹痛憾,吟咏之不尽。又如《四时田园杂兴》之“槐叶初匀日气凉,葱葱鼠耳翠成双。三公只得三株看,闲客清阴满北窗。”说现在的隐退生涯清闲安逸,方得尽享夏日槐阴凉爽,末两句大有陶渊明“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意味,笑傲王侯,敝屣功名,篇外言余悠悠展露淡泊静远的胸襟志趣,甚耐寻味咏讽。

概言之,上述两组诗歌在范成大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具载了标志性的重大价值,呈现出某些范型的经典意义。无论内容题材还是艺术表现方法,都给后来以启示与影响,也为他带来颇多的声誉。

“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暨老龄生命伦理国际会议”在我校召开

本刊讯 11月3日至11月6日,由我校人文学院承办的“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暨老龄生命伦理国际会议”在我校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联合国WHO组织等国家和组织的著名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200余人出席了会议。易红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国科协副主席、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国际生命伦理学权威、美国莱斯大学 Engelhardt 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樊和平教授等为大会作主题报告。会议以生命道德文化需求以及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难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健康政策与保健的公正性、医疗制度改革的伦理功能、老龄生命伦理学与老龄科学的学科价值与建设为主题,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前沿和最紧迫的生命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殷磊)